

楊宗翰·沙鹿

## 火光重現

——《林耀德佚文選》主編序

## 【前因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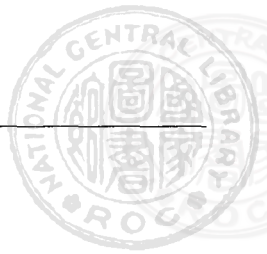
能替林耀德先生編這套佚文選，對我來說是一件計畫中的意外。這個計畫最早始於一九九八年我的一份偏執與狂想；意外的是，經過了重重阻礙與失敗，這套書最後居然還是在自己手裡完成出版。三年前，我才不過是個準大學畢業生；此刻，卻已快要取得碩士學位了。當初的計畫是想編一本《林耀德詩選》，好收納他一九九一到一九九六年間已發表而未曾結集出版的作品。在各種主、客觀條件皆相當不利的情況下，此詩選終究沒有機會面世；但「為林耀德做點事」的想法卻因此化為一根頑硬的魚骨頭，不但難以消化，還不時刺著我的意志與生活。可笑的是：我與林耀德非親非故、更無私誼，充其量不過是他的一名讀者，曾與其有過「一面之緣」罷了。

那是在一九九四年，我甫從高中畢業、準備當大學新鮮人的空閒日子。素來不喜參與座

談或演講的我，某日居然匆匆用過晚飯，準備趕往辛亥路的文殊院聽講——主講人正是林耀德。早已忘了當時的講題，只記得位於地下室、可容納百餘人的講堂，空蕩蕩地坐了五位聽眾。主講者的談興顯然並未因此稍減，依然十分盡責地依規定時間結束。不過，在場沒有任何人提出問題或發表意見。相較於講台上他的侃侃而談，台下的聽眾們選擇了沈默。不知林耀德的所思所言是離他們太近（近到不敢直視）？還是太遠（遠到目不可及）？那些話語是來自未來的聲音，還是對現在的反叛？聽眾的沈默，是代表著理解後的驚愕，抑或不解時的漠然？

現在回想起來，那次演講實在非常具有象徵意味。在得知他的個人作品集都沒有什麼「再版紀錄」後，象徵味就更是濃郁了幾分。

演講結束後我憑著一股傻勁，急忙追上已快要走到馬路邊的林耀德。我與他就這樣在紅磚道上談了十分鐘——這正是所謂「一面之緣」的由來。交談主題大抵不出當時我正在籌



組的一個跨校性詩社，不過詳細內容卻早已印象模糊；唯一清楚的是，他抽著菸聽一個害羞年輕人講話時的神態。不禁讓人猜想：當七〇年代末面對「神州」、「三三」諸子時，十七歲的他應該也曾如此靦腆地求問過文學之道吧？

短短十分鐘的交談當然稱不上什麼「影響深遠」或「惠我良多」，我甚至連他到底講過什麼話都記不起來。此後，我依然是林耀德再普通不過的一名讀者，既欣賞他的睿智與洞見，也批判他的疏漏及錯謬。不知該算幸或不幸，我始終都沒有成爲「林耀德迷」，反倒更加相信自己與他是完全不同世代的品種。還好，品種有別，並不妨礙品味相近。至少在文學史議題上，我們的體會與趣味可說相當一致。即使如此，我們之間始終還是維持著陌生人與陌生人的關係——直到我編完了此套選集，這種感覺依舊強烈無比。或許這是好的：透過陌生人的眼睛，才能看到不一樣的自己。本書編選時之取捨、分類與策略，不同樣也是爲了力圖再現（representation）林耀德另一種形貌身影？

## 【後果】

一九九六年元月八日，林耀德逝世。

作爲一名寫作者，他留下的「遺產」——質量驚人的各式批評與創作——無疑是相當巨大的。它們有些相當幸運，已收錄於林氏的作

品集中；有些卻因爲通不過作者本人的嚴格檢驗，早就被放棄。寫作者這類嚴肅的選擇，我們自當予以尊重。但最可惜的是，他生前所發表過的許多文章，根本沒有機會面對這種「選擇」——在還來不及作出是否要收入作品集的決定前，肉身林耀德已告別了紛擾塵世。

沒有好好地整理一個寫作者的畢生心血，說來實在是台灣文學界的羞恥。林耀德生前雖興趣廣博，但文學畢竟還是他不移的志業。姑不論那些難以追索、究其全貌的「影響力」或「流傳度」，如果不能呈現（哪怕只是接近）完整的寫作者林耀德，誰又有資格談論或評述他的功過毀譽？文學史家又是根據什麼來替他下結語？

我主編的這部《林耀德佚文選》，正是前述考量下的產物。全書共五十萬言，分卷如下：

- 一、批評卷：文學評論
- 二、創作卷（上）：小說與極短篇·散文·劇本
- 三、創作卷（下）：詩·專欄寫作
- 四、短論卷：書評·短論與序跋·對談記錄
- 五、譯介卷：翻譯·中外文學評介

既名之爲「佚文選」，當以蒐集林耀德散佚而未結集出版的文章爲要務。編者也考慮到有所謂「時效性」問題（即前述「寫作者嚴肅的選擇」），書中選文逾九成皆爲九〇年代的新作品。自一九九一年迄今，林耀德共繳出五冊評論、三冊小說、兩冊散文與一冊長詩集的

成績單（這並不包括舊作新編、與人合著的作品及其他類型的創作）；而整個九〇年代，他不過才走了一半而已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編者居然還能自報章雜誌找出這麼多未結集作品，林耀德充沛的創作力實在是令讀者驚歎、叫「作家」汗顏。

天既將降大任於斯人斯書，自不免在編選過程中製造些許考驗。首先是筆名問題。除了大家熟知的「林耀德」外，他還曾採用過康思、杜醒啞、尤酷厲、苻洪、慕容巖等等筆名。在擔任《活水文化雙週報》特約主編期間，他更是將自己一分為三，以不同筆名穿梭於「東西看」、「朱子篇」等各式專欄。有時，某大報整版副刊幾乎等於交付他（與他的衆多筆名）一手包辦。在編選工作初期，缺乏各筆名相關資訊的我，曾花費不少時間辨識、判別每篇作者之「真偽」。現在想來實在有趣，其實哪有什麼真／偽可信——不過是場意符追逐遊戲，堆疊著無窮無盡的筆名罷了。迷宮既是林氏生前最喜歡的意象，這些筆名會不會也是他留給世人的另一座迷宮？

其次是作品的處理及發表情況。《自由副刊》自一九九二年五月中旬起連載兩百六十九回的《朱雀戰記》，原來正是《時間龍》的前身。而《奧瑪異獸誌》、《綠區》等單獨發表的短文，後來也成爲《時間龍》的一部分。這些作品既已經原作者親自處理，此處自然不再收錄。另外，曾刊載過林耀德作品的媒體相當之多，無疑也迫使編者必須擴大搜尋範圍。譬

如並非文學雜誌或報紙副刊的《動物園雜誌》與《時報周刊》就都會登過他的詩。

當然還有選擇、取捨上的痛苦裁量。林耀德已面世的作品集，絕大多數在出版前都經過作者本人的精編細校。相形之下，編者必須承認自己的選擇標準可能偏寬，部分入選詩文恐非林耀德心中得意之作。此點當然與我希望多留存一些林氏生前的文字有關；但這並不妨礙讀者用最嚴謹的眼光來衡量每篇作品的藝術成就。除了印刷上非常明顯的錯漏處外，編者十分堅持入選文章的任何字句皆不應被修改或更動。我一向認爲：作品一經公開發表，創作者就該爲自己所寫下的每一個字負責。

目前評介林耀德作品的文章已超過百篇，學院內亦有研究生選擇以他作爲學位論文主題。不過我認爲現在的研究情況依然存在一些缺憾，譬如林耀德創作之初萌期與末期就極少獲得評論者的關注。想要深入了解林耀德的文學世界者，豈能輕易放過這兩個時期？我希望藉由這套選集的出版，能夠填補末期作品在資料上的「空白」；至於創作初萌期，讀者不妨參閱《都市的感動》（首篇文學獎得獎作品）與《浮雲西北是神州》（最早公開發表的散文）這兩篇文章。在《林耀德佚文選》織就的文本之網裡，您也發現了「另一個」林耀德嗎？

最後，必須特別感謝林耀德的幾位親友。他們對我這個陌生人的信任與善意，才是促使這套選集順利面世的最大動力。